



马图岗广府老围屋是永汉镇等级最高的围屋之一，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



菊庄刘公祠屋檐处，木雕惟妙惟肖



宗信刘公祠内还保留着精美的立体壁画，栩栩如生

“春循梅新，与死为邻；高窦雷化，说着也怕。”在宋代，春、雷、循、梅、新、高、窦、雷、化这八个州被称为“八州恶地”，但是刘元城一个人“历遍七州”，可谓空前绝后。

在这期间，屡有政敌迫害他，但是刘元城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，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，而且身体更加矫健雄壮。

他的子孙，继承了刘元城的“铁汉”精神，其中刘元城三世孙，刘仲明字廷光，“以抗疏谪守惠州，廉慎宽厚，政声卓然。”

或许是冥冥之中，自有天定，沿着增江逆流而上的刘仲明，偶然路过社

刘仲明以儒为业，落拓永汉之后，刘氏族人利用增江便利的航运，将龙门大山中的竹木、石灰、药材等运送至广州等地，再将广州等地的食盐、生铁等转运至龙门，往来贸易，积累了丰富的家资，在增江河畔码头旁建立圩镇，成为而今永汉镇治的雏形。

与此同时，在马图岗、官龙围、新园、龙石围、松山下、上埔村、三角夫村、埔田村的族人，利用平旷肥沃的土地，种植稻谷，兴修水利，耕读传家。到了刘仲明八世孙刘菊庄时，社潭刘氏已经成为“镇中巨族”。

刘菊庄生四子：刘耕乐、刘樵乐、刘樵乐、刘读乐。渔樵耕读，四子的名字之中，也透着当年社潭刘氏的生活志趣和生产方式。

传承到刘仲明第十二世孙刘宗信时，刘氏扎根永汉已经300余年，家资族望，已经驰誉粤省，当时是明代正统年间。

刘宗信，名献，字宗信。他少敏达，善于读书，少时即著文名。但是两次到京学习应举，却均不

开栏语

惠州府城叶氏仕宦之家，名臣廉能；博罗韩氏诗书继世，忠烈家风；惠东多祝蔡氏人才辈出，一门四进士；惠阳邓氏富甲一方，家声远扬；龙门香溪堡廖氏古建巍峨，家风忠孝……这些名门望族在惠州繁衍生息、艰辛创业，为惠州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为何这些家族能数百年长盛不衰？其中潜藏着什么深厚哲理？为了探究家世绵延的秘密，羊城晚报联合惠州市东江书院在全市各县区展

开考察调研，开设“惠州名门世家”栏目，聚焦传承数百年的优秀家族，追溯家族奋斗史，提炼出跨越时空、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家风家教精神，进而推动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，塑造社会文明新风尚。

首期关注龙门永汉刘氏，其家族起源要追溯至900多年前，被贬惠州的原浙藩参政刘仲明偶然路过社潭（今永汉马图岗），爱上社潭山水，故去官后留居此地。此后，刘氏子孙在社潭一带繁衍生息，终成永汉现存最大的宗族，人称永汉“七刘”。至今，当地还具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家风家训代代相传。（李海婵）

文脉链接

整理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邹国聪

后人口述：
父辈谆谆教诲，盼再现当年显赫

刘树棠出生于1969年，是永汉“七刘”后裔第二十八世孙。永汉刘氏在科举道路上常有折桂，是典型的书香家族。深受家族文化影响，刘树棠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，现族中子弟多毕业于高校，在各领域中颇有建树，由此可一窥其家族基因“密码”。

以下是他的话：

我的曾祖父刘伍生，是埔田村的二十五世祖先。曾祖父当年是埔田村的首富，家中古宅是村里除了祠堂和开居祖先的古宅之外，最早的一间青砖古宅。他乐善好施，晚年有病在身，但凡去看望他的人，他都会施以礼金，备受村民尊重。

不幸的是，到我父亲刘润安这一代，家道中落。但父亲通过辛勤劳动、不断学习，先后当选了村干部、上埔大队书记、永汉林业站副站长。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就开始发展副业生产，放养鸡、鹅、鸭等，承包耕地种水稻，培育种苗。1983年冬，村里将所有的牛棚、猪舍都公开投标，我父亲一连投得三间牛棚，在牛棚的前边空地上建起了一座120平方米的一层砖混结构的新房，这也是埔田村在围墙之外第一户新建的房子。

父亲一生历经千辛万苦，艰难创业。一直保持着勤俭清贫的生活作风，从不挑剔衣着用品，却全力支持子女的学习和成长，鼓励有加。在其影响下，我自小就懂得“不读书就没有出路”，成绩不错，经常得到嘉奖，最后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大专班。1990年毕业后，在永汉中学担任美术老师，后专注于文旅行业，担任过龙门县政协委员、惠州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。族中子弟也有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等名校，我的堂妹刘冬梅现已是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党委书记。

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经常与我们谈及祖上的故事，言语之中流露出自豪之情，对我们寄予厚望，能再现当年光耀之门庭。刘家子孙从小在良好的家风家训的引导下长大，我还记得，祠堂还悬挂着《广传公家训》共14条，包括敦孝弟、睦宗族、和乡邻、明礼让、务本业、端士品、隆师道、修坟墓、戒犯讳、戒争讼、戒赌博、戒淫恶、戒犯上、戒轻薄。潜移默化之下，我对宗族历史研究非常感兴趣，成为龙门县汉文化促进会监事长，2012年助力马图岗村获评了“广东省古村落”。

“七刘”之源马图岗村：
历经900余年风雨
人文古迹众多

马图岗是永汉刘氏宗族的发源地，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。走访发现，马图岗古村宁静淳朴，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古迹，不仅有宏伟的古围屋、数量众多的宗祠，还有两块明代石碑，见证了学术大师陈白沙与刘氏子弟的师生情谊。

走访当天，阳光正盛，炎热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。走在村内，时常可见村中老人在树下休憩，孩童绕着大树玩耍，遍地都是镌刻着历史时光痕迹的古建筑。其中，马图岗广府老围屋是马图岗聚落群的核心聚落，也是永汉镇等级最高的广府围屋之一。

远远望去，围屋以青石为道，高墙深巷、塘水绕舍，颇有江南水乡风格。推门而入，只见青藤攀墙，青葱翠绿。据同行专家介绍，其背靠横龙山，建筑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，可见规模宏大。后围坚固的炮楼高高伫立，颇为壮观。然而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又缺少必要维护，围屋已完全毁坏，大多房屋倒塌，无人居住。如今，也只能从残存的壁画、木雕、摸耳等细节处，一窥往昔的繁荣景象。

走访时发现，当地还有两块明代石碑，见证了岭南学术大师与龙门士子师生长情谊。据专家介绍，刘仲明后人刘宗信与岭南理学大师陈献章（陈白沙）是师生关系，交往甚笃。刘宗信从陈白沙那里获得的诗文墨宝，《增城刘氏祠堂记》《赠刘宗信增城四首》（当时龙门尚未置县，因此称是增城刘氏）被铭刻于碑，石碑诗文、书法和雕刻俱佳。现放置于围屋一侧的小平房内，如无人带领难以发现。

马图岗古村还随处可见宗祠。在围屋北侧，有始建于明代的宗信刘公祠，不远处菊庄刘公祠与刘氏大宗祠相邻。据龙门县汉文化促进会监事长刘树棠介绍，七刘八村”共有8座宗祠，大多建于明代，后经历多次翻修，历经沧桑，依然顽强地耸立着，也留下了很多精美的壁画和木雕。据说，现在的龙门农民画师还经常来此写生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大多祠堂建筑自然老化、岩石风化严重，随处可见房屋倒塌、杂草丛生。刘树棠认为，传统文化的传承、宗祠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。他也希望，丰富的祠堂资源活化利用为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场所，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龙门永汉社潭刘氏：

铁汉风采并苏韩
诗书苗裔一脉传

文/曹杰 图/李海婵 周婷婷

北宋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正月，宋徽宗赵佶继位，继而大赦天下。63岁的苏轼，已经贬至岭南数年之久，终于获赦北归。

此时的他，虽然名满天下，但已经发齿稀落，垂垂暮年。艰难地翻越重重山脉之后，身体困乏的苏东坡在大庾县（今江西大余县）停下脚步，稍事休息。

正在这时，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从远处传来。苏东坡定睛一看，来人竟然是数十年前的老友刘元城，此时虽然也是暮年，但是刘元城身体雄健，器宇不减当年金殿之上。这场偶遇，让两人数十年间的龃龉顿时化作漫山烟雨，飘散殆尽。

一番叙谈之后，苏东坡意犹未尽，晚上在给朋友孔平仲的信中，他颇为感慨地写道：“刘器之（刘元城）乃是铁人也。”

刘元城的父亲和司马光是同年进士，因为仰慕司马光的为人，便让儿子拜其为师。虽然与苏东坡同属旧党，但苏东坡是蜀党的领袖，而刘元城是朔党的柱石，二人在庙堂之上，没少争论。但是即便政见不同，苏东坡依然激赏刘元城，称其为“殿上虎”“真铁汉”。

刘元城是北宋“元城学派”的创始人，被称为“梅州文化先驱”，与东坡寓惠、韩愈刺潮同名。后人以此为荣，遂以“铁汉”名楼。在广东，有两座铁汉楼，一座在刘元城的贬所梅州；一座则是在万山林立、鲜为人知的惠州永汉。

老围屋坚固的炮楼高高伫立

丰富的阅历、卓著的天赋、渊博的知识，使得刘宗信能够广交名儒。在他的朋友圈中，最著名的就是岭南大儒陈白沙。

没有了科举的束缚，刘宗信更加自由洒脱。在朋友林时嘉引荐下，他多次到江门拜谒陈白沙。陈白沙与他交契颇深，两人亦师亦友，无话不谈。在刘宗信要返回永汉时，陈白沙用茅龙笔题写《送刘宗信还增城》诗四首：

夜宿黄云坞，秋登碧楼。归时一片石，见月过罗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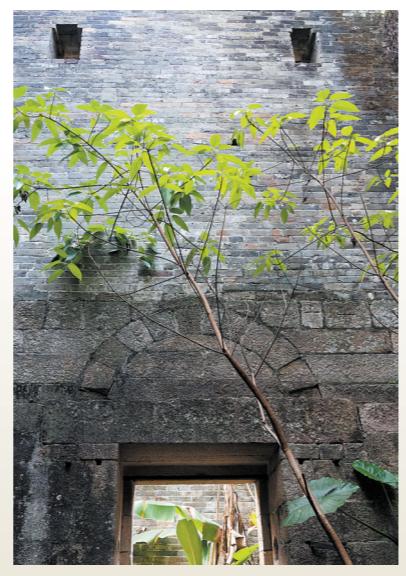
山到铁桥西，青天一角。送君高处望，天与帽檐齐。

刘氏族人继承了刘元城的正直品质的同时，也继承了他善于读书的传统。自始祖，宋进士、历官浙藩参政中宪大夫刘仲明开始，二世祖，文林郎、湖广衡山县尹刘元善；三世祖，谏议大夫刘友梅；四世祖，元乡举特授文林郎、湖广衡山县尹刘文明，都有功名，可谓诗书继美。

元末明初，天下大乱，这期间的刘氏谱系多不可考。明朝建立之后，从刘宗信到刘弁、刘秉聰、刘行健，再到清代刘世相、刘玉、刘壁、刘应元、刘翀、刘

拱辰、刘炜埙。刘氏子孙，累有功名，络绎不绝。长期的诗书浸润之下，社潭“七刘”总结形成了“敦孝弟、睦宗族、和乡邻、明礼让、务本业、端士品、隆师道、修坟墓、戒犯讳、戒争讼、戒赌博、戒淫恶、戒犯上、戒轻薄”共十四条家训。

而今，先人留下的祠堂古建，依然挺立在永汉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。虽然刘氏子孙大多已经走进城市，散布在五湖四海，但是他们的精神谱系，依然深深地根植在永汉这片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上。



▶ 马图岗老围屋

